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三 年

第一四〇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05)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84);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8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零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 **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
(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05)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1. 主席：按照昨天安理会作出的决定，我建议

在我们讨论会议的这一项议程期间，邀请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的约旦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2. 我也建议邀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摩洛哥和叙利亚的代表到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席位就座，当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时，他们将被邀请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H. 法拉先生*（约旦）和 *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到安理会议席就座，*M.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A.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和 *G.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到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会议的这一项议程。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苏联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以色列最近侵略约旦的行径的过程中，大多数代表强烈谴责了以色列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并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以制止侵略。

5. 身为安理会理事国代表的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却未能对侵略者作出这样明确的谴责，而仅限于表示遗憾。他们沿用在这种情况下惯用的伎俩，或多或少曾企图提出所谓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的论点，但这只不过是企图庇护侵略并为侵略辩护。

6. 正如目前在安理会代表之间进行的协商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切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些代表团——当然，特别是美国代表团——正在竭力对特拉维夫的侵略政策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和保护。其手法是：使安理会不可能决定性地和毫无保留地谴责这项侵略政策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侵略者。

7. 美国代表在其暧昧的发言中,声称他的国家希望在中东恢复和平与正义,这些发言与美国外交的事实显然是相矛盾的,任何人都能判断来自华盛顿的关于希望在中东建立和平的口头保证能有多少真实价值。

8. 关于这一点,我想我应重复一下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发言时所说的话——以色列如果不依靠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大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他就不至于胆敢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侵略政策,也不至于胆敢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犯下这次新的侵略行为〔第一四〇二次会议〕。

9. 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显然进一步证明特拉维夫无意放弃其挑衅的和侵略的政策。事实清楚地表明:应对最近海盗式地侵略约旦的行径,以及迟迟不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行为负全部责任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代表的任何花言巧语都不能否定这些事实。

10. 以色列无视大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第二二五四(ES-V)号〕。以色列统治者已经发布命令并吞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色列反对清理苏伊士运河,反对将被封锁的外国船只撤离运河。以色列正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驱逐阿拉伯居民。以色列应对停火线上的武装冲突负责,而且以色列正在不断地犯下侵略罪行。

11. 这些就是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安全理事会的代表真的希望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职责的话,他们必须严厉谴责以色列最近的侵略行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再次发生这一类行为,并迫使以色列遵守安理会决定。

12. 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苏联报刊上刊登的苏联政府声明,其内容如下:

“中东局势继续引起各国人民的密切关注。去年夏天以色列冒险政策带来的危机,其紧张程度未见减弱,帝国主义国家的以色列,正在继续侵略与其毗邻的阿拉伯国家,因而扩大了危机的规模及其危险的国际影响的范围。

“以色列政府一再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挑衅,许多报告已经证实这一点。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军队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号召,发动大批陆军和空军对约旦又一次进行强盗式的进攻。

“以色列军国主义分子在其占领区内专横跋扈,犯下许多罪行,正在对当地人民采取大规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正采取具体的步骤,企图把侵略中所占据的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并入其版图。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内政部正式宣布:西奈半岛、加沙地带、从约旦夺取的约旦河西岸领土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从今以后‘不被看作是敌方的领土’。通过这种非法行径,以色列正企图将停火线变为它的国境线。

“甚至在这之前,以色列当局已允许许多批以色列移民在他们占领的包括约旦河西岸的领土上定居。所谓‘农民-士兵’的军事移民区正在建立之中。以色列移民强占土地,驱逐当地的阿拉伯人,并掠夺或毁坏他们的财产。

“阿拉伯难民与日俱增,以色列精心策划推行把阿拉伯人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驱逐出去的政策,是为了创造条件以便并吞阿拉伯领土并把它变为以色列的殖民地。

“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正在继续对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采取征服行动。

“得到美国政府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的以色列的目前行动,旨在尽可能拖延时间以阻挠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把以色列的帝国主义的条件强加于阿拉伯人,迫使他们投降并放弃属于他们的领土。在这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目前正利用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明目张胆地蔑视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协议的国家,本身正在越南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在中东和越南出现的局面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击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先头部队的一种尝试。

“以色列的殖民主义政策和支持以色列的世

界反动势力的殖民主义政策，是目前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严重的根源。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一条主要的国际航道苏伊士运河，已经有九个月没有通航了，这对那些拥有船只使用这条运河的国家和一般的国际贸易正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作为诚意的表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准备使由于以色列侵略而被困在苏伊士运河里的船只，驶离运河区，并开始进行清理苏伊士运河的准备工作，以便尽快恢复通航。可是以色列当局却用武装挑衅对此加以阻挠。

“以色列继续采取侵略方针，不可能不产生许多后果。通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形势的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安全理事会向各国提出了一项明确任务——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地上撤退以色列军队，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求尽快达成这个地区内各项问题的政治解决。该决议强调了‘不容许借战争来掠夺领土’这一原则，并要求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这次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以上两点是中东恢复和平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区域内的有关国家的安全和公认的边界，才能得到保障。

“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的决议，不是可以任凭各国政府或遵守或无视的一项建议或一个意见。每个国家参加联合国以后，都负有责任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如果不履行这些责任，就是反对联合国并对联合国组织应负有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表示异议。

“联合国已正式接到通知：遭受以色列侵略损失最惨重的阿拉伯国家准备遵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并愿意与被授权促使执行这项决议的秘书长在中东的代表进行合作。

“相反地，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推行——而且现在依然在推行——一个旨在阻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执行关于中东问题决议的方针。以色列的冒险主义是这样一种货色：当联合国会员国发出呼吁，要求尊重联合国的原则和安全理事会的决

议时，以色列却反而对阿拉伯国家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以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来威胁他们，并诉诸武力。

“以色列政府过去使用，现在仍然使用各种方法来阻挠秘书长中东特别代表雅林先生的活动。雅林先生的任务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寻求一条用政治方式解决目前冲突的捷径。但以色列却利用雅林的任务，来歪曲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意义。以色列和那些支持它的国家，从未示意过，他们准备将部队从最近冲突中所有被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就是说将部队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那条线上后撤——然而他们一方面企图把他们所提出的与阿拉伯国家合法民族利益和主权完全不相容的和该条件强加于阿拉伯国家，另一方面又企图蒙骗世界舆论。

“以色列正走上希特勒战犯所走的道路。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也在占领了别国领土以后，企图把自己所谓解决问题的条件，强加于侵略的受害者。但这种行为被各国人民斥为强盗行径。在希特勒帝国崩溃后，干这些勾当的人被判为国际战犯。今天，觊觎别国领土和企图干涉别国内政的人，应当记取这个教训。

“苏联坚决声明它决心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努力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肃清这次侵略的一切后果，将一九六七年由于侵略而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归还给它们合法的所有者。并在尊重中东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达成该地区必要的政治解决。

“以色列政府必须严格遵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它首先必须把它的军队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必须认识到：它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利益的挑战，及其对中东政治解决的破坏，一定要受到惩处。

“只要以色列的领导人在外来的支持下，坚持其并吞阿拉伯领土的立场，那么苏联以及其他与阿拉伯国家友好的、主张中东稳定和平的国家就将援助那些侵略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这样做是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维护和平的利益，来履行其应尽的职责。这是大家必然都很清楚的。”〔S/8495〕

13.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象在前几次一样，我对于约旦和叙利亚代表抨击美国公民团体的活动，不得不表示反对，并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性的社会。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力量的主要泉源。我们从多血统的人民中汲取力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在我们的公民中间，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能个别地和集体地自由发表意见，并可以对他们所支持的事业，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这是他们的特权和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而我们也不能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14. 这里可以恰当地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些受宪法保护的团体所持的各种不同意见，是属于国家内政权限的问题，在这里讨论是不适当的。根据联合国宪章，与这里讨论有关的只是政府的行动，为此，正如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这样做那样，我总是准备讨论美国政府的政策。

15. 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回顾一下约翰逊总统所作的声明，他说：

“美国一贯致力于与所有近东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遗憾的是并不是一直都可能做到。但我们深信我国与这个地区内每一个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这些国家自己之间的分歧，必须根据公认的国际惯例，来和平解决。”

16. 如果中东国家愿意着手为和平事业作出努力，它们可以有把握指望所有美国人民的友谊和帮助。这依然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在安理会这次和前几次的辩论中所阐明的政策的基础。

17.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到了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刚才所作的发言。遗憾的是，指出他到任发言中的反冷战政策，九十六小时后就消逝了。但我仍然希望这个政策也许会复活和更为具体的运用，而不至于象他今天的干扰所表明的那样。

18. 苏联代表提到了美国的中东政策。这次安理会的记录说明了这个政策，它全部都已经很清楚、明确并且是完全公正的。我们赞成在中东建立公正和

持久的和平。我们不赞成回复到暂时敷衍的局面——即一种交战状态，不确定的国境线，主力的或小接触的敌对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支持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我们完全拥护这一决议。我们已经运用并继续在运用我们全部的政治影响来支持这项决议，支持雅林先生的使命。并且，假如苏联真正愿意运用它的政治影响，为谋求这个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而努力，那它就有可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19. 我们也反对在中东使用暴力，不管这暴力来自何方。我们已通过我们的几次投票来表明这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声明，这是美国政府承担了的重大责任。本安理会对斥责暴力的决议我们从来没有投过否决票。而苏联是投过否决票的。我们完全准备让我们的记录随时经受审查。

20. 我们希望在目前的辩论中，安理会将重申反对在中东使用暴力的政策。在和安理会中的同事共同磋商下，我们将提出一切证据来说明必须重申联合国宪章所指出的内容。那就是必须反对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方式的暴力。对此，我们保证作出真诚的努力。在已经举行的磋商中，我们已尽一切努力，并将在今后的磋商中继续尽一切努力，以求取得一致意见，使大家能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丝毫没有以为闭着眼睛来看中东的问题——正如安理会有些代表一直在这样做——会有什么帮助。这样的看法是不会促进和平的。

21. **主席**：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22.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行使答辩权的机会。美国代表认为应该提醒我们履行会员国的义务并互不干涉各自的事务，他这样做已不是第一次了。就目前局势而言，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然而，我主要是把美国代表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向他提出我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将通过引证法律文件而不是从引证报刊等材料观点出发，来提出问题。

23. 关于这方面，我要提出以下这一观点：我们反对犹太复国组织的活动，不管他们是在美国进行的活动，还是当他们获得象在美国得到的那样机会而进行的活动。我们这一态度是有法律依据的。事实上，我

的证据来自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通过的以色列国地位法。这一以色列法律的第三条规定如下：

“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亦即巴勒斯坦犹太建国会，同过去一样，关注移民入境并致力于以色列国移民的接收和安置工作。”¹

这里重要的是这样一段话，它明确说明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和犹太建国会恰好是同一个组织和机构。

24. 我请我的同事们记住这一事实，因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另一个有外国公民在内的组织对其本国政府或本国政府的一部分负责。我们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美国开展活动，这是他们的权利。美国政府有权允许任何组织开展活动。但当这个组织作为一个外国政府——这个政府就是以色列政府——的一部分进行活动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法律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可以容许？对于这种可能性，我实在不能理解。当这个政府或驻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部分被允许免税募集数以亿计美元，不是用在慈善事业上，而是用于军事和其他方面——例如，根据那条提到以色列国犹太移民安置问题的法律，我在这里提到过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一情况不仅与我们直接有关，而且使我们直接受到影响，因为它关系到涉及我们自己国家存在的一些基本原则。

25. 因此，正是根据法律，我提出了我的反对意见。现在还要提出，并坚持我的意见。肯定地说，美国政府的代表不能二者兼顾，既要为他的目的服务，而又在损害另一国政府的利益，不论这个政府是否为一友好政府。

26. 我也愿向美国代表提出另外两个问题。在他昨天的发言中和解释美国的立场时，他说：“我们反对恐怖行动，这些行动违反安理会的停火决议。我们不会看不到它们所引起的一些外加的问题。”〔第一四〇二次会议，第5段。〕然而，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样的恐怖行动？是指谁干的？已向安理会提出申诉的约旦政府是不能被控诉为采取恐怖行动的。这些所谓恐怖行动是由某些个人采取的，他们感到自己是侵略的受

害者——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他们不向政府负责，政府对他们也不负任何责任。

27. 美国代表接着说：“而且我们认为军事反击，例如最近刚发生的那项军事反击，其规模与先于它的暴力行动的规模相比是不相称的”——我着重指出“不相称”这几个字——“这些军事反击，令人深感遗憾”〔同上〕。这里的措辞是“不相称”。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美国代表愿意容忍或接受的“相称的”规模吗？

28. 美国代表接着又说：“各方必须严格执行停火协议。”〔同上，第15段。〕这里又是一句含糊其词的话。指哪一方呢？是指约旦政府还是以色列政府？如果是指约旦政府的话，约旦政府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证明它愿意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在现场的混合停战委员会合作。如果说有一方拒绝联合国在场——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说明——这一方就是以以色列政府，而并非约旦政府。因此，在停火协议上把双方相提并论，至少意思是含糊不清的。

29. 我现在要提到以色列代表今天所作的极其详细的发言。我当然不会逐点详谈以色列代表今晨的发言，以免安理会代表们听了不耐烦，或者花费各位代表的时间。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指出，那就是以色列代表对待这一极其严重的局势一再持有的那种嘲笑讽刺和对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完全漠然置之的态度。

30. 我们就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为例。以色列代表提交此信是在约旦代表提交他同一日期的信件〔S/8484〕之后。在信的最后一段，以色列代表说：

“我提请你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处理继续不断发生的侵略行为……。”〔S/8486〕

但如果以色列代表是真的担心，以至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他早就应该在以色列军队对约旦无辜平民进行阴险横蛮袭击之前，而不是在这以后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如果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意味着完全漠视甚至是侮辱安理会各位代表和国际社会的智慧。我们再看他信中的第2段。他说：

“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严重影响了停火，而

¹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巴勒斯坦犹太建国会（地位法）法律，5713（一九五二）。（见政府年鉴，5714（一九五三-四）。耶路撒冷，政府出版社，1953，第243页）。

我国政府必须保留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和义务……”〔同上〕。

31. 我要提出“停火”这个词。停火已由安全理事会安排好。秘书长前次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地告诉我们：

“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一时三十分，莱温松少校”——以色列少校——“答复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格林威治时间十一时，他已准备在没有联合国在场的情况下于艾伦比桥会见达乌德上校。关于这一点。莱温松少校说，‘以色列的立场一贯是：这样的会谈应该是直接的，没有联合国在场。即使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态度。’布尔将军报告说，他已把莱温松少校的答复转告给达乌德上校。在这种情况下，莱温松少校的答复断然拒绝联合国到场，似乎是不必要的否定和固执。”〔S/7930/Add.64,第3段。〕

在以色列代表三月十八日、三月二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两封信中〔S/8475,S/8486〕和莱温松少校的这一答复中所反映的矛盾及全部否定对方的态度已非常明显，无需进一步强调。

32. 尽管有了我今天上午所提供的全部证据，以色列代表又一次要谈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我仔细听了他的长篇发言，但就我记忆所及，发言中没有一处提及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各种建议。他却说叙利亚没有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33. 但安全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以色列的行动又是怎样的呢？苏联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已详尽地谈到以色列罪恶昭彰地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就不需要再提了。

34. 关于他对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所谓谴责，这里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第一从历史上，第二从根源上——来考虑这一个很基本的事实。从历史上看，无可否认，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恐怖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组织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建立了——从我引证的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参考书中可以证明。建立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阿拉伯人赶出巴勒斯坦。

35. 接着他象通常那样谈论和平并对阿拉伯人

的态度表示遗憾。但二十年来联合国在大会上至少通过了十九个决议，确认和重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的权利。安全理事会过去曾经通过关于被从非军事区赶出去的间接难民问题的决议。以色列是怎样对待这些决议的呢？而且，他讲的是哪一个以色列？是一九四七年的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一九五六年的以色列、还是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的以色列？我有许多回答，其中以以色列政府年鉴的回答是：

“每个国家都有土地和人民。以色列也不例外，但它是一个既与它的土地又与它的人民不相称的国家……。事实的真相是这个国家继承了一片荒芜与沙漠的土地。几乎必须完全重建，但它既没有经济力量又没有技术力量——原料、工具、设备、机械——甚至人力。所有这三个必要的条件——资金、原料设备和人力——都必须来自外部。”²

36. 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情况时，难道我们应该向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既和他们的土地又和他们的人民不相称——俯首表示欢迎吗？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就是刚才我向美国代表提问时所引证的那个地位法。它第一条说：

“以色列国认为它是全体犹太人的产物。根据它的法律，以色列的大门对每个愿意移居到它的国家来的犹太人都是敞开的。”³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间，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国的地区扩大了四倍，它的大门对世界上所有的移民都是敞开的，而它的合法居民，巴勒斯坦的主人，却在外面过着流浪的生活。以色列代表明知其原因，怎么能编造出那些事情，用这种态度讲话？这无疑是来自一个基本的哲学，即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

37. 这里我想援引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上的一个发言（第二十三届大会第五次会议）。这样，以色列代表就不会认为我是引自犹太长老议定书了。这是伯尔·洛克先生的发言，他甚至谈到：

²政府年鉴，5713（一九五二）（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一九五二），第15页。

³同上，第243页。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存在，而且必须继续存在。每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通过他的地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为该组织的一个成员。”——这还好，但听听这个——“如果任何国家有法律阻止犹太人完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任务，那么，那个国家的犹太人就必须努力使这个法律得到修正。”

这说得够清楚了。

38. 以色列代表讲了许多关于我的国家叙利亚好战的事。但是，他忘了他的国家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和在联合国的记录。我不想详谈。但就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我们一直着手处理的那些事件，我想援引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某些以色列领导人决定，用武力对付叙利亚可能是削弱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

“以色列对这种不断渗透的反击可能是很有力量的，但时间是短暂的，地区是有限的。

“这点在以色列高级权威人士和消息灵通人士的谈话中已趋明显。他们最近几天在不断加剧的边境冲突的背景下发表了谈话。”

39. 就在同一天我走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并给他看了这篇报道。这次走访的结果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对报界发表了以下声明：

“为答复关于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报告说，它企图使用武力对付叙利亚的问题，联合国一位发言人今天说，秘书长对于这样的报道表示严重的关注。”

此后，秘书长研究了许多情况和叙利亚领导人所作的声明。

40. 此外，以色列的新代表显然对联合国的文件不很熟悉，我提请他注意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文件S/7896，即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作的报告，其第8段如下：

“报纸和无线电热衷于报道官方或非官方的激烈和好战的发言，不幸是近东战场上双方或多或少每天都发生的事。然而，最近几个星期，从

以色列传出的报道是来自那个国家一些高级官员的讲话，其威胁性很大，从其只能激起人们的情绪，因而加剧战线另一方的局势的意义来说，煽动性也特别强。”

41. 我能继续不断地援引一个又一个材料，但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激励以色列代表的原则是建立在歪曲和捏造的基础上的。和平的呼吁欺骗不了任何人。你不能用占领某人的住宅，然后叫他服从你自己的条件来强求和平。你不能用讲许多关于和平的华丽词藻来取得和平。行动胜于言辞。

42. 主席：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43.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叙利亚代表托迈赫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了礼貌起见，我给他一个简要的答复。

44. 托迈赫大使问了我一个关于我国税收法的法律问题，他的意思是要我给予答复。他这样做，使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几位诉讼委托人。我请托迈赫大使放心，我可向他保证，我们的税收法对所有的团体都是毫无例外地、公正地实施的。

45. 他也问我昨天发言所指的恐怖行动是什么？我请他参考已分发的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中的细节，让他自己作出专家的评价。

46. 第三，他问我昨天发言的意思是什么？我将重复我昨天的讲话：

“我们反对破坏安理会停火决议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使已经很复杂的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反对恐怖的行为，它们破坏了安理会停火决议。我们不会看不到这种行为附带产生的问题。我们还认为应该对军事反击，如最近那次规模与在它以前发生的暴力行动不相称的军事反击，表示遗憾。”〔第一四〇二次会议，第5段。〕

我认为我讲话时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对那个发言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47. 主席：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48.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刚才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谈到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

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他提醒安理会什么是他所认为的主要条款。我认为他的发言中遗漏的东西要比讲的东西更值得注意。戈德堡大使提到了非交战状态、安全和永久的边界，以及不再回到战前那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的必要性。他没有提到决议中两项重要的、事实上或许是最主要的条款：强调根据宪章不允许用军事力量夺取领土，和以色列军队必须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

49. 我认为这暴露了美国代表重复了以色列方面的陈词滥调，他们总是谈论非交战状态、安全的边界，但从来不谈撤军和不允许用军事手段扩张领土。这一定是失言，但还是暴露了，而且严重地暴露了，因为去年十一月通过这项决议时，美国代表本人就向安理会保证，美国将运用它的一切外交和政治影响来帮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完成任务。

50.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使以色列至少宣布它接受决议、准备执行决议，并愿意同雅林先生合作来贯彻决议，美国政府已施加了什么影响？

51. 我们都知道，如果确实需要美国影响的话，需要的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以色列。那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以色列的态度，这可以由今天下午我们所听到的戈德堡大使令人吃惊的发言所证实；他在叙述决议时，完全忽视了这个决议中心的和最重要的条款，即撤军和不容许借军事力量获得领土。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无疑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由于以色列昨天进攻约旦而造成了严重违反停火现象？我想，没有一个在座的代表会否认以色列的进攻事实上是严重违反安理会停火决议的〔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

52. 第二个问题是：自由战士——或者如某些代表所称的恐怖分子——其活动是破坏停火吗？

53. 据我们的看法，由于许多理由，不能认为这些活动是破坏停火决议的。首先，停火决议是有关政府提出的。自由战士的活动不受约旦政府的唆使和控制。

54. 美国代表援引了本安理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通过的决议〔第五六（一九四八）号〕，这个决议要求所有有关政府必须防止在它们控制下或居住在它们领土上的个人活动。但是，美国代表没有提

到那个决议是在什么情况下通过的。那个决议是在已故的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关于耶路撒冷形势报告的基础上通过的。当时，战斗仍在进行，狙击还在继续，⁴ 而考虑到一条作为停火线的界线还没有明确地划定。一九六七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我顺便说一下，在伯纳多特伯爵的报告里提到的许多事件中，其中有一件是：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一方狙击阿拉伯人，射击绝大部分来自他们那一方。我顺便谈到这件事是提醒安理会，那个报告提出不到一个月，伯纳多特伯爵在耶路撒冷被犹太复国主义匪徒残酷地暗杀了。这些凶犯不仅逃脱了审判，而且在以色列当作英雄，受到欢呼，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我确信，美国代表——美国最高法院的前任法官——对这样一个事实一定会感到深恶痛绝的。

55. 即使我们把以色列今年三月二十一日的行动看作为报复行为，安理会不是曾经声明过多次，根据宪章和安理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报复和报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吗？当然，事实是以色列军队的参谋长昨天亲自声称，这不是一种报复行为，他说——这是在新闻广播里说的——这是有着具体的明确的目标，经过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这并不是有人要使我们相信的那种对挑衅的自发反抗。美国代表自己也承认以色列军队昨天进攻约旦的规模与所谓的挑衅性行动的规模确实是不能相比的。我认为，甚至提出炸毁一个水泵或在荒芜的乡村路上安置一个地雷与派遣有大炮、飞机、坦克装备的一万五千正规军，大规模地无辜地屠杀平民之间有关系，是荒谬可笑的。

56. 在这次辩论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派遣观察员到以色列-约旦停火线去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无需联合国核对事实。以色列代表自己昨天向安理会提供了一些事实，向我们宣读了以色列政府关于派部队越过停火线的正式通知。不存在什么互相矛盾的报告和互相矛盾的论点的问题。一方说它派出了部队，就是那么一回事。

57. 因此，安理会所要采取的行动应以下列几点为基础：这种行动应是反对流血和屠杀的表示；应

⁴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第107号，第三五四次会议，第40到41页。

是防止今后发生那种犯罪行为的警告；应是对联合国各项原则和它本身的决议表示关注；应是一个警告：即那种行为的后果只能削弱联合国调停的进程。任何决议，如果不包含这些要素，试图用提出所谓恐怖分子的问题来混淆是非，只能鼓励侵略者今后采取类似的行动，破坏联合国的威信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58. 鉴于这种形势的背景，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通过一项强硬决议。政治上，以色列在最近几个月已采取了如下措施：吞并耶路撒冷；为了永久改变这个城市的性质，剥夺了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例如，把大批阿拉伯人驱逐出加沙，目的是便于最终吞并；所作的决定不把占领区看作敌区；甚至更换这些地区已有的地名；恬不知耻地单方面地采取行动，阻挠苏伊士运河向国际海运开放；拒绝明确宣布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公然扰乱和破坏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

59. 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说，我们早已听说有宵禁、毒打、搜查、拘留、任意逮捕和对占领区人民不人道的待遇——规模如此之大，甚至美国政府都提请以色列政府必须注意在占领区实行日内瓦公约。⁵我们希望从戈德堡大使那里听到的正是这类事情，他的政府已经做了这些事，我想安理会也应当知道。安理会应该知道以色列为了要占领区人民离开那些地区而故意向他们施加的经济压榨，炸毁住宅等等。

60. 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在以色列内部已引起了愤慨的浪潮。我手头有一则摘自三月十二日法国世界报的消息。我想向安理会宣读：

“大约有一百多名以色列知识分子——小说家、作曲家、新闻记者、传教士、教授、医生、律师和电影制片人——刚才发表了声明，抗议在以色列和其占领区违反人权。在提到以色列报上发表的消息时，签名者说了以下一些话：

“‘以色列的公民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受到软禁或未经审讯就被扣留。

⁵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

“‘对占领区的居民继续达到惊人程度的集体惩罚，包括炸毁房屋和强行宵禁。工人、农民的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正被剥夺住处和生存手段。大批难民继续不断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逃走。按照以色列军事总督的命令，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被赶出西岸。

“‘这些办法不是把我们引向仇恨的深渊，又把我们引向何方？这种行动只能加强秘密反抗，在双方产生新的受难者，并怂恿爆发新的其后果难以预料的战争。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使自己的道德堕落并损害自己的民主制度。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民族终归要失去自己的自由和它公民的自由。

“‘犹太公民们：记住，勇敢的非犹太人在危难的时候曾经在你们那一边。现在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兄弟的阿拉伯人民的身上了。难道你们认为撒手不管，保持沉默是公正的吗？’”⁶

61. 这就是我们应该进行工作和安理会应该采取决定的背景。

62. 最后我想对今天上午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他提到我个人，也提到我的国家。他讲到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这是他的说法——并宣称伊拉克参加了侵略。

63. 昨天我有机会向安理会报告，在一九四八年，只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占领了一大部分按照分治计划划给阿拉伯国的地区后，阿拉伯军队才进入巴勒斯坦。事实上，阿拉伯军队，包括伊拉克军队在内，和以色列军队发生的战斗并不在根据分治计划划给犹太国的土地上，而完全是在那个计划划给阿拉伯国的地区内进行的。一九四八年阿拉伯介入的结果是防止了根据分治计划划给阿拉伯国的地区全部被并吞。所以象我说过的那样，它不是侵略行为，而是救国行为，事实上，它最后挽救了一部分根据分治计划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

64. 我用不着提醒安理会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人进入了一场自卫战争。是以色列发动了那次战争。是

⁶发言人引用的是法文。

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自卫的权利是宪章和国际法所保证的。事实上以色列军事领导人经常在提醒我们，阿拉伯人没有首先进攻是灾难性的错误。达扬将军提醒了我们这一点，现任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拉宾将军也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65. 所以，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明显地是一场防御蓄谋已久的进攻的战争，就是以色列人也不隐瞒，这次进攻是有计划的，是经过二十多年慎重和细致准备的结果。

66. 我不想同以色列代表进行关于历史的论战。他说我的历史资料都是根据巴格达教材，或这一类的东西；我记不起他的原话了。不过所有我说过的是：犹太人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我请以色列代表查一查他自己的圣经，圣经上说，希伯来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巴勒斯坦叫迦南，有一个叫迦南人的民族居住在那里。这个事实不但有历史根据，还有神的启示作为根据。

67. 总之，我要再一次敦促安全理事会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警告将来会犯类似的行动，我也要再一次敦促安全理事会推进世界的和平事业。

68. **主席：**我请美国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69.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很抱歉要行使这次答辩，我不打算使每次答辩成为惯例。不过我应该向伊拉克代表帕查奇大使道歉。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我走了出去；因为我有紧急电话，不得不接。我想对他说，在讨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时，我是指的那个决议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撤军是那个决议的一部分。我并没有谈全部决议，怕浪费安理会的时间。不过请大使放心，我们支持整个决议，各个部分、各个方面。

70. 现在我重申在投票前和投票后，在这方面的几次声明——用我们国会里常用的惯例——把它们包括进去，作为这一点的参考。

71.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7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和我是老相识；一度甚至是朋友。我们互相很了解。但是为了使他能理解我的意思，我愿用他的语言讲几句。

73. 当我听苏联代表的讲话时，我想起了他一定很熟悉的一句话：“打败犹太人，拯救俄罗斯。”我们决不反对尽一切来保证俄罗斯的繁荣，但是我相信，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在我们的时代还能任意打败犹太人，而不受惩罚。

74. 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使我想起了克雷洛夫一则寓言，那则狐狸控告羊杀小鸡的寓言。狐狸自己扮演了法官，宣判说：“羊处死刑；羊肉上交法院。”

75. 今天我又一次听到了一种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苏联提法。我对这种提法很吃惊。根据最近在波兰发展的情况，“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名词在今天苏联词典里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对他们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自由战士，他们是争取人的尊严和人民权利的人。我为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代表感到自豪。

76. 苏联代表提到以色列当局为了便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自由来往而发布的一些行政条例。我是否可以怀着应有的尊敬建议，苏联政府如果要对以色列条例发表意见的话，不要根据从阿拉伯方面传过去的案文或其对案文的解释。

77. 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当局颁布了四个行政命令。简单地说，他们只说明以色列人到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旅行及那些地区的居民到以色列访问现在都合法。命令内容都是技术性的，只不过把早已存在的情况给予合法的承认。颁布它们的目的是企图消除司法上的不正常现象，主要是因为直到这些行政命令颁布以前，从以色列本部到以色列控制地区之间的往来可以被认为是技术性的犯法。其实在该地区内自由来往早已长久存在，最近的条例不过是追认这种来往而已。这些条例并没有改变那些地区的地位，也不是对它们建立新的政治现实。命令里根本没有说到“敌区”字样。

78. 苏联代表在发言里恶毒地侮辱我们被希特勒匪军残酷杀害的无辜的六百万犹太人，又一次把我们的民族同他们的压迫者相比较。苏联同希特勒签订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光彩条约。请允许我重复我昨天讲的话：纳粹党叫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叫我们纳粹党。让历史去对这个仇恨的不神圣的同盟下结论吧。

79. 最后，苏联代表显得特别关心以色列控制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幸福。我是否可提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苏联政府能给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的犹太公民，象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所有管辖区内那样，在教育、语言、文学、工作、同外界通讯种种方面所享受的同样权利、特权、设备、言论和信仰自由，那么大家就会承认，这将是宽宏大量的行动，它将结束苏联犹太人今天所受的卑贱、歧视和痛苦。

80. 至于阿拉伯代表们刚才的发言……

81.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会议程序问题发言。

8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很明显以色列代表刚才漫骂式的发言，其目的是转移安全理事会对问题实质的注意。这类漫骂式发言很适合美国之音，却不适合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83. 主席：我再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8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因为时间已晚，对阿拉伯代表们刚才的发言，我只想提一下最后发言的伊拉克代表所建议的一种危险思想。伊拉克代表提出的关于停火的论点并不新鲜。他以为数量小的军事或辅助军事单位或个别盗匪所进行的侵略行为不算破坏停火。

85. 正是这个论点被用来为在休战期间停战情况下，现在又在停火决议下继续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作辩护。也正是这个论点在一九五六年，其后又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使军事冲突重新爆发。也正是这个论点被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地否决。我相信，安全理事会会认识它是什么货色：即企图不担风险地可以继续进行战争，实行恐怖和暗杀。

86.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

8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已向以色列代表作了答复，因此，我将借此机会就美国代表提出的论点和他对我讲的话，简单地发表一点意见。

88. 如果我对他理解得正确的话，戈德堡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关于苏联在中东局势的和平解决一事中施加影响的问题。然而，他没有具体在什么特

殊事情上施加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向谁或在什么方面施加的。

89. 用这样笼统的措辞提出他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美国代表显然企图回避在完成中东和平解决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人所共知，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以色列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同意执行决议并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先生合作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项决议关键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军队立即从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

90. 当然，这个问题就要提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是否需要阿拉伯方面施加影响？我认为不需要，因为在苏联政府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声明中已讲得很明确了：

“联合国已正式接到通知：遭受以色列侵略损失最惨重的阿拉伯国家准备遵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并愿意与被授权促使执行这项决议的秘书长的中东代表进行合作。”
〔S/8495〕

91. 我也要提请戈德堡先生注意三月十九日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签名的秘书处文件S/8479中的一封信，信中有代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正式声明，大意如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已通知雅林先生，它准备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92. 我要问以色列是否在联合国已作了这样直截了当的、清楚、明确的正式声明，它是否曾讲过，第一，它同意这项决议；第二，它准备执行这项决议；第三，它准备立即执行这项决议的主要条款，即以以色列军队从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到他们直至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所占领的阵地上去？象这样的正式声明，在文件中是找不到的。致使中东出现僵局的困难就在这里。这就是雅林先生完成使命的主要障碍。

93. 因此，我要同样地对戈德堡先生讲，让美国在这些事情上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以保证以色列正式宣布它承认这项决议，它准备执行这项决议并准备立即

从被以色列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它的军队。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你的国家有一切方便条件这样做。

94.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9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使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宣读我昨天递交给秘书长并以文件S/8494散发的那封信以便列入这次会议的记录。信中说：

“我荣幸地提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你的信〔S/8479〕，在信中他转达给你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一项声明。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荣幸地提请你注意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埃班先生所作的一项声明中的摘录：

“‘最近开罗的发言阐明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政策和态度。我特别要提到纳赛尔总统的演讲和埃及政府报刊上的文章。据其他方面收到的一切消息表明这些演讲和文章真实地表达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政策。

“‘形势是明确的。联合国的和平努力没有取得进展，而责任完全在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已议定并实施的开罗政策，是与宪章原则和支持联合国和平努力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

“‘以色列的政策是寻求以持久和平代替安排停火。按照正常的国际惯例，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共同接受持久和平并订立契约予以批准。这样的和平会消除威胁或使用武力，会保证建立一致同意的、牢固的政治领土边界，会保证来往于红海一切水路的以色列船只和货物的自由通航，会使一切签字国达成永久的、明确的、相互的承认，对一切中东国家主权的尊重、安全和民族个性承担责任。

“‘十九年来，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不规则的、模糊的、不明确的和未解决的。建造一幢坚固、经久的大厦的时刻成熟了，在这幢大厦里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从事各国人民的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政策是什么呢？纳赛尔总统曾说过要以武力恢复以前的局面。侯赛因·海卡尔（被认为是埃及政策在公开场合的解释者）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理会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不但不清楚，而且不足以促进中东问题的解决。”埃及官方发言人公开地或以其他方式公诸于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拒绝联合国建议召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商订一项双方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

“‘我们仔细研究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公开发言和外交接触中所表现的真正意图。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政策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反对签订有约束力的协定的原则；反对承担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的责任。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打算与以色列代表会晤，以便与之谈判解决分歧’”。

96. **主席：**请原谅我打断了发言者，但是苏联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这是符合规则的，我请他发言。

9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提请以色列代表注意这一事实：在座的人都是认字的，而且他们已全部看过这一文件。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此重读该文件，特别是因为该文件没有提及我所问的问题。

98. 但是，我要美国代表具体说明，在哪个文件中以及在什么时候，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以及它准备执行决议并立即把它的军队从外国领土上撤走。这些就是我要问美国代表的问题，我等待着回答。

99. **主席：**以色列代表可以继续发言。

10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苏联代表使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要求应该把我昨天递交的信件中所详细阐述的、以色列政府的官方立场列入这一会议记录。但是，如果我不必把它全部读一遍而仍能列入会议记录的话，我是很感激的。⁷对

⁷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S/8494。

于这一点如果我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当然将放弃继续宣读这一文本的权利。

101. **主席：**请美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10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美国发言，我在安理会不代表其他国家发言。

103. 我想安理会有权认为苏联代表提出的关于宣读文件的程序问题是十分不适当的。我们以极大的忍耐听取了他宣读他的政府的声明，而该声明全文，作为苏联政府的新闻公报，我们今天早就看过了。

104. 苏联代表问，我们在谈论什么样的，以及对谁而言的影响。当此决议通过时，我就这个方面作了一项声明，我想把它读一下。我希望，对此不会提出程序问题。我曾说过：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作出了我国政府的保证，并且今天我想重申它——向本安理会和有关各方保证：美国政府将施加外交和政治的影响，以支持联合国特别代表努力取得公平、合理和尊严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地区所有的人能和平、安全和平静地生活。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尤其是其中那些有巨大外交和政治影响的国家，他们的保证是万分宝贵的……”〔第一三八二次会议，第102段〕。

105. 苏联代表应该知道，美国已经利用它的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支持安全理事会决议和雅林先生的使命。我们的外交努力一直是针对所有有关国家的，我们希望，而且仍然继续希望，在这个方面，苏联将同样施加它的外交影响。

106. 我不想重述决议通过时所作的声明，来加重安理会记录的负担。但是，这些记录表明，决议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通过的，而决议的要点是在中东取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就是决议的要点。

107. 在这个决议中，提出了很多原则，而不仅是一个原则。一直在谈论中的原则，即撤军，是以决议式的文字规定下来的。该决议中还包括其他种种原则；如果说在本安理会决议中还有一些清楚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其中所提出的原则是相互依赖的，而且，这种相互依赖性也不是人为的。我们没有创造这种相互依赖性，它是局势和这一冲突的历史的本质。

108. 我要以最强烈的措辞代表我国说——我想从苏联代表那里听到同样的话——我们支持这个决议的所有部分，我们把它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决议来支持的。我们支持雅林先生按照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中的任务而作的努力。决议说，他应“前往中东，同有关各国建立并保持接触，以便促成协议并协助在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各项规定和原则实行一项和平的和大家所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109. 如果苏联清楚、明白地同样这么说，那么我想，雅林先生就会得到一种他真正需要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就是本安理会对于这个决议作为整体，全心全意的支持——而安理会正是这样通过这个决议的。

110. **主席：**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111.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虽然我是以非理事的身分应邀参加本安理会的，但是鉴于我代表一个与中东全局直接有关的国家，我恳求主席宽容并请他允许我提醒安理会注意某些事实。

112. 目前的讨论是约旦请求举行的，它请求对一种具体局面立即进行考虑。种种事实已经尽可能最清楚地得到了确证。以色列的最高当局对约旦的信件〔S/8484〕的措辞并未以任何方式提出异议，而且在昨天上午提交给我们的联合国观察员的报告〔S/7930/Add.64〕中也极其明晰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113. 两天来，安理会听任被引入种种讨论之中，这种讨论不过是为二十年来使我们注意的这个倒霉的中东问题的一般背景提供更多的文件资料而已。有些代表为了我们得益而回顾了两千年来整个历史进程，另外一些代表则对与安理会面临的问题无直接关系的批评和议论进行答辩。我们密切注意听取他们的发言；我们尊重各位有发表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言论的权利和答复任何对话者的权利。但是我认为已成为确实的是——而且的确使以色列代表团满意的是：在两天的讨论之后，象这种刚进行不久的罪恶而凶暴的惩罚性的出征，还没有引起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反应。因此，在杀戮了卡拉迈的居民之后，以色列又赢得了一

次外交上的胜利,而我认为安理会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114. 我们正在谈论中东的全局。在战争爆发几个月后就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是通过无休止的谈判、谋划和施加压力来处理的主题。它被通过了,因而它就具有一种意义和重要性。首先它是对那些投票赞成者有约束力的文本,而且它又是强加于与文本有关各方的一项决定。

115. 可是自从决议通过以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也许不必回忆每一个事件了,然而我相信要否认这一点会是困难的,即: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他的一切努力中都遇到了直接的或隐蔽的反对,以及拖延策略,这一切是为了尽可能地阻碍他认真寻求安理会想拿出来的那种解决办法。

116. 同时,这使得以色列能够不受惩罚地干下某些极度严重的行为,而并不招致国际一级的丝毫的反应。

117. 我们谈到了在中东的影响。谁是被设想为施加影响的以及对谁施加影响呢?认为那个地区的国家普遍是主权国家。有一些大国在那里作出保证,要设法使安理会决议实施。我们在等待它们对那些被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我们在等待它们告诉我们,为了开始实施这个决议,在国际政治的,和道德的义务这一级上做了什么事。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谈这一点。

118.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没有放弃希望,而他最近一次到联合国总部来也一定使他知道了,存在着有利于一项解决办法的其他令人鼓舞的因素。但是自从他那次到来之后,一个新的事件发生了;我指的是为以色列政府所承认的、并把它描述成为一次惩罚性的讨伐的、蓄意的进攻。这个问题终于在安全理事会上被提出来了,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决定。

119. 每一个司法团体都有处理现行罪的紧急程序。我没有说,为什么安理会——种种事实已经证实,局势是清楚的,而有罪的一方非常狂妄而无耻地

承认了它的责任——为什么身为常任理事的四大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还没有设法在这个问题上达致一项决定。

120. 如果某些方面认为答辩权是一种方便办法,以驳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国际政策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或者驳斥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哲学的这个或那个方面,那么我说安理会必须首先从事于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两百个人被杀了,一个村庄被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被践踏了,国际法被破坏了。在任何其他战争中,不论谁可能是犯了战争罪的,都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德国人进入非占领区对抵抗运动采取行动。我们从来也没有在美国听到无线电广播号召欧洲抵抗运动战士不要为解放他们的领土而努力。我们从来也没有在伦敦听到无线电广播说解放被占的领土的抵抗运动应当停止。难道在地中海的一边有一种自由而在另一边则有另一种吗?在把大国与别国区别开来的分界线上难道对于某一个受害者而言有正义而对另一个同样受害者而言就没有正义吗?

121. 我认为安理会在面对事实的时候不应当犹豫。它也不应当考虑到有罪一方或受害一方所具有的身分。在我们面前有着确凿的事实,甚至连以色列代表团在内谁都不否认。四十个小时过去了,而注视着安理会的整个世界都能明白地看到它未能根据这些确凿的事实作出一项决定。

122. 我想起了在安理会开会时的其他一些场合,在那些场合下它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力量不迟延而又不采用浪费时间的手法,大胆面向种种必要的决定。当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时,紧急的不仅是讨论而且是决定。

123. 鉴于我是在非理事身分的情况下应邀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我对用一种可能是失礼的方式插入这段提醒注意的话,表示歉意;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在以色列所犯之罪以外增添一种不关心之罪的过程中,这是完全与安理会不相称的。遗憾的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对于安全理事会的策略专家而言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它来使讨论拖延到下个星期。在此休会期间,在大地上将横陈两百具尸体;五六天将过去了,

而最高国际权威才作出裁决，而以色列大概将又一次取得胜利，可是安理会却又是要失败的。

124. **主席：**请苏联代表行使答辩权。

12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将很简短地说一下。我完全有理由说在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得到美国代表对我所提的三个直截了当的问题的答复——以色列是否同意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它是否同意实施这项决议，以及它是否同意把它的军队撤回到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所占领的阵地上去。

126. 至于他所提的关于苏联对决议的态度的问题，戈德堡先生到现在应当知道苏联并不投票赞成那些它不接受和不承认的决议。苏联投票赞成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⁸

127.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知道苏联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对苏联是否将支持这个决议的所有部分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

12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⁸ 此段的英文文本在会议临时全文记录第 60 页上记载如下：

“就戈德堡先生所提的关于苏联对这一决议的态度问题而言，他应当知道苏联并不投票赞成那些它不承认的决议。苏联投票赞成该有关决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发出了一份勘误表（S/PV.1405/Corr.1）把英文文本改成上面第 126 段所写的那样。

盟）：苏联已投票赞成该决议的全部分，由此可见它承认决议的全部。⁹

129.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非常欢迎这个声明，因为从以前的声明看来，这一点是不明显的。

130. 关于各方面对决议的态度，我说过我是代表我国政府发言的，而这是我的职责。雅林先生代表安理会正从事于一项很微妙的使命。当我们通过这个决议时，我们全都知道这个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不认为我们能接受苏联单方面所作的关于决议的任何解释。在适当的时候，雅林先生终将向本安理会提出报告，然后我们一定就各方面对他的使命和对决议所持的是什么态度作出公正的评价，而那时，我认为，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言——一定根据雅林先生的报告准备采取适当的行动。

131. **主席：**经过与安理会各位代表商议，他们之中很多位都赞成现在休会和在晚上九时三十分复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宣布休会，我们将在晚上九时三十分继续讨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⁹ 此段英文文本在会议临时全文记录第 61 页上记载如下：

“苏联投票赞成该决议的全部分，所以它承认全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发出了一份勘误表（S/PV.1405/Corr.1）把英文文本改成上面第 128 段所写的那样，而且俄文文本上临时全文记录第 15 页补上了这一句：“它承认该决议的全部。”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